

# 绿色的夏天

■焦辉

假如用颜色作为四季的标签，那么春天的标签是粉，夏天的标签是绿，秋天的标签是黄，冬天的标签是白。春天的粉色，鲜嫩灵动，万物萌发；夏天的绿色，蓬勃热烈，激情四射；秋天的黄色，枯叶飞舞，果实成熟；冬天的白色，银装素裹，山河洁白。

夏天的阳光强烈，那些鹅黄羸弱的嫩枝一夜间变得浓绿茁壮，叶片肥厚，泛着绿光，像一面面小镜子。鸟的鸣叫不再是春光里的呢喃，而是亢亮地欢唱，满是希望和喜悦。绿叶里隐隐约约的鸟巢和安静孵蛋的身影，在花叶里，有着另一种激动人心地欣喜。潮湿的地面，

蒸腾起白色的雾气，这雾气缥缈而温暖，远看雾气在阳光里升腾、旋转，近前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只有生机勃勃的草花，浓烈地生长着，似乎能听见根须从土中吸取水和养分的滋滋声，能听见草花奋力舒展地噼啪声，能听见风在绿叶上的咝咝声。生命的美和深刻，从无穷尽的绿色里透露出来，并击响第一声蝉鸣。

果实稚嫩，在绿叶间晃动，灼热的阳光透过白云，投射在大地上。这种高的气温，让腐朽的快速腐朽，让生长的快速生长。葡萄藤的茎蔓，地面的禾苗，绿色的草花，一夜间能目测到生长的变化。站在夏天的流光里，满目是无垠的绿色，风是绿的，地是绿的，天空也是绿的，

甚至连梦，也是绿色的。充满生命力的绿，蓬勃昂扬，积极向上，这种希望和拼搏的颜色，深沉厚重，却又是安静和美好的象征。绿色让我们的眼睛舒服，让我们的灵魂宁静，让我们的精神健旺，让我们的身体健康。绿色的夏天，热情奔放而又内敛安静，狂欢躁动而又优雅高贵。

人生亦如四季，少年的稚嫩如春，青年的激情如夏，中年的成熟如秋，老年的沉静如冬。哪个季节都是美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如同人生的每个阶段，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美好的。夏天的激情和拼搏，用泼墨般的绿呈现了出来。追梦地足音，激情地欢笑，裹挟在绿色的夏天里，诠释着生命的活力和真谛。

## 千年皂角树

■刘慧

在县城南大街一个公厕附近，长着一棵千年皂角树。

一年四季，我会不断地来到这棵皂角树下，充满敬畏地仰望它，不止一次。它身高十二三米，树围两米有余，茁壮有力。

一千年，时光是如何一年年度过，一千年，日子又是如何一月月流逝。一千年，十个一百年，一百个十年，这棵千年皂角树历经了多少次狂风暴雨，又经历了多少个风和日丽？在冷暖自知里，在默默无语中，这棵皂角树昂首挺立了一千年。

扶沟最早叫桐丘，西汉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196年）置县，

距今有2215年。一千年前，正处于北宋时期。我每次站在这千年皂角树下，都会一遍遍地遐想：千年之前，是谁栽下了这棵皂角树，是一个白首老翁，或是一个银发老妪？是一个英俊少年，或是一个成熟少妇？是一个毛头小子，或是一个豆蔻少女？肯定是在他们中间的一个。是什么时间栽种的呢？在晨光里，在正午下，或是在暮色里？因何而栽？是无意为之，或是有意而为？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我一次次推测着栽种者的情况，甚至为此还勾勒出许多的细节来。总之，一棵小小的皂角树苗在一个机缘巧合下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就被栽种了。以后，这小小的皂角树苗就在那扎根了、发芽了、叶绿了、长大了、长粗了、长壮了。每年，春风吹生绿叶，秋雨打落黄叶，一年年，一代代，一个百年又一个百年，直至今日——这千年以后的今天。

如今，千年时光晃晃悠悠地过去了。扶沟大地上有多少新生的婴孩欣

喜长大，历经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继而又垂垂老去，归于沉寂。又有多少臣子官宦在一朝一代的政权更迭中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或冲撞权贵贬为庶民，最后一样地归于黄土。千年之中，有多少家国重大的历史故事，又有多少普通百姓的恩爱情仇，热热闹闹地上演之后，又淹没在历史的云烟里。唯有这棵高大的皂角树历经千年风霜，依然屹立不倒，它扎根在桐丘大地上，挺立在南大街的街角边，一样地生机盎然。它阅览了多少人世繁华，看尽了多少沧桑沉浮？春风来了，虬劲有力的枝丫上长出了片片新绿，嫩嫩的枝叶无声地舒展它千年的风姿；夏天来了，它早已绿树婆娑，亭亭如盖，给前来观赏它的人带来了荫凉和庇护。

千年以前，我们未来，千年以后，我们早已不在。然而，这历经千年的皂角树，会再经风雨，走过岁月，再站千年，也未可知。

在千年皂角树下，我会思绪良

久：人生不过百年，面对千年皂角树，我们每个人渺小得非常可怜，是历史长河中的尘埃一粒。在此如此短暂的生命里，还有必要计较那么多吗？什么名，什么利；什么权，什么势；什么得，什么失；什么恩，什么怨；什么情，什么仇……在这郁郁葱葱的千年皂角树下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。千年皂角树阅尽了多少这样的争夺厮杀，纠葛交错，但一切的人和事早已灰飞烟灭，踪迹难觅。今天的人们，更应该懂得，大家应和谐共处，真诚交往，善良而为，相互温暖，共同成长，于平和安宁中，相扶相伴一生，走过风雨，迎来彩虹。

愿千年皂角，再站千年。愿桐丘大地，祥和安康。